



退休警見證中英街「一街兩制」

冀開禁區 辦導賞團 搞國教活動

退休20年的警署警長姚志明，當差年代曾兩度駐守沙頭角，親睹中國改革開放下的情況，他巡邏中英街時曾被偷拍，相關圖片成為中英街一街兩制的見證。然而，由於港人早已不能進入中英街（不論從香港或內地），現在只能在禁區前的酒樓天台邊遙望，他理解中英街是一個很敏感的地方，但那裏也滿載着文化和歷史，期望最終能開放，讓港人特別是青少年上一堂活生生的國民教育課。

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經典照片原來被偷拍

1967年，年方19歲的姚志明加入警隊，直至2004年退休，三十多年的警員生涯，近四成時間被派駐邊境，其中更兩度到沙頭角駐守，包括1979年至1981年、1985年至1986年。第一次駐守時，他是警長級別。到1985年，他已升為警署警長，那張經典照片就是該年被拍下的。

細看這張黑白圖片，兩名港警斜望華界，華界那邊剛好有兩名邊防士兵站崗，大家中間隔着一塊碑石。姚志明指着圖片說：「較矮那個就是我。」記者說，他現在的身材跟照片裏的他差不多，只是不及青壯時期那麼挺直。他笑言，很多邊境舊同袍也「忘不了他」。

姚說，警署警長職務之一是要「勒更」，即巡查下屬工作情況，到沙頭角墟時，順道巡邏中英街，當時警員級別是不准進入中英街，除非有突發性事件要處理，因此被拍照那天是由小隊隊長馮寶勝警長陪同，「上午10時多11時，由入中英街三號界碑開始，行到橋頭七號界碑折回，一般大約行10分鐘，怎知當返回接近三號界碑時，見有人跔低，知悉有人想偷拍，我跟馮即時擰歪面。」原來當時英界禁區不准拍攝，偷拍者站在華界拍，拍完後還走開一點。

改革開放後 邊防變和諧

到2009年，歷史學家劉蜀永教授在深圳鹽田中英街歷史博物館看到這張照片，立即追查相中人是誰。兩年後，即2011年，姚再踏上中英街，他將自己駐守中英街時所穿的警服、警徽、肩章及跟隨多年的銀雞及銀雞繩，捐贈給中英街博物館。不久，又在博物館舉行一場重聚會，出席者除了他，還有相片中那兩名華界邊防士兵鍾軍、張求華，以及拍攝者何焯友等。

姚志明後來了解到兩名士兵是預早安排，但正好反



映那年的情況，「那時（1985年）已開放了，中英街（英界）變雙黃金街，最多金舖，最少有十間，加埋其他商店及攤位，成條街有幾十間，大量內地遊客買東西，人山人海，他們見我巡街時，會即時返回華界，但我離開後，又即刻走入英界繼續購物。」邊防人員也很友善，姚志明等人每當進入中英街，他們都會打招呼，跟從前很不同。

這裏說的從前，是指1979年姚志明首次駐守沙頭角，那時改革開放尚是初期，中英街氣氛仍很緊張，沒有遊客，店舖大多關門，駐守的民兵全穿上綠色解放軍裝，背負長槍，補插手榴彈，見姚步入時，由原是槍槍姿勢立即變為戒備狀態的抱槍，亦步亦趨，直至姚離開。

擁獨特歷史文化值得探究

兩段時間的駐守，姚志明看到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變化。他與同袍的經典黑白照，成為愛國主義教



姚志明早前與友人遊玩沙頭角墟，數十年前因職務輕易到達的中英街，現在已不能進入。

育基地中英街歷史博物館裏別具意義的歷史材料。然而可惜的是，因政策緣故，港人無論從香港沙頭角墟或深圳鹽田，都不能進入中英街包括博物館。數月前，他經蓮塘口岸進入深圳沙頭角，想透過電腦登記申請進入中英街的通行證，結果是要持有內地身份證才可申請。



▲中英街禁區前的酒家海山樓，其天台可望到中英街，中間的碑石是三號界碑，昔年姚跟同事就站在左方，兩名邊防士兵站在右側。

◀2011年1月姚志明捐贈警服等文物給中英街歷史博物館，在館內首次看到自己被偷拍的照片，百感交集。 姚志明提供

▼十多年前，在中英街歷史博物館舉辦重聚會，站着的是姚志明，但其同袍馮寶勝沒有出席。其他出席者包括：（右起）廣東省公安邊防總隊第六支隊副政委楊華蘭、攝影家何焯友、老戰士鍾軍，左起為館長孫晉、劉蜀永教授及老戰士張求華。

圖片來源：歷史圖集《中英街與沙頭角禁區》



他明白，沙頭角再進一步開放，即容許港人進入中英街是「有辣有唔辣」；港深兩地邊境實在太接近，最容易做違法勾當，但這裏是禁區中的禁區，神秘面紗底下有獨特的歷史和文化，很值得探究。他覺得，嘗試辦些面向教育界、文化界等的導賞團，是很好的國民教育活動。

新·專欄

異調與新場 新界七月甲辰盂蘭一瞥



鄉俗紀聞

經歷了三年的疫情，再跨過2023年的過渡期，今年全港的鬼節法會大致漸趨平穩，文章見報日，鬼節已過，亦不妨寫點本月窮遊新界法會所見。

新界人過鬼節，昔日以大埔鄉最為寂寞，因除了寺廟官觀開法會，民間一片沉靜，但自去年起，情況有變，一些鄉事組織在風水廣場辦了三日普度濟幽法會，行的是道教科儀，不少經師均來自境外，由於傳統不同，其布置亦跟香港常見的道教壇場有別，頗具異彩。

同樣在大埔，新近有一間道觀「呂祖觀」於去年落戶，今個中元節亦有法會，用的是全真科儀。其經儀編排跟外間壇堂頗有分別，主要是少做祈禱儀而多了很多針對孤魂的經儀，如《血湖法儀》、《九幽拔罪法儀》等等，觀主解釋此乃因法會是專為孤魂而設，故誦經當然要以亡者為先。

在道教以外，在七月初七的寅時（凌晨3至5



◀遠在邊陲的吉澳，七月十五晚有化鬼王儀式，不少鄉民都特意回島參與。 何馬生村長攝

▲大埔風水廣場的法會在尾日的濟幽供品擺設，外觀華麗，兼頗具異地風情。 周樹佳提供

時），大嶼山寶蓮寺萬佛寶殿舉行了一堂上供儀式，那是寶蓮寺一連八日盂蘭法會之中的項目，僧人藉七夕之機，齋供諸佛，俗稱「外江供」，為一古老傳統。

而同是採用佛教儀式，古洞龍母廟的三日法會則全是做釋家例，其特色是全用廣府話誦經，這在香港的法會屬日漸少見，非常可惜。很多人以為龍母是道教神祇，殊不知本地龍母廟多是採用佛教儀式做法會，例如坪洲的悅龍聖苑和荃灣的龍母佛堂便是。

哪裏鬼節法會最隱蔽最神秘？

要選全港最隱蔽的鬼節法會，十四鄉大洞和屯門南安佛堂就肯定當選。兩者都是採用鶴佬儀式，可見都是由鶴佬人主辦。前者在荒野中只得一座鐵棚，後者廟宇就建於虎地村深處，惟兩地法會格局雖小，但體例完備，均請有法師在座，絕不輸給外間的大場，反映出一眾僑居當地鶴佬人的無比魄



古洞龍母廟法會首日完結時，居士向先靈交經。

力，也見得香港確是一處能包容多元文化的好地方。

若提到神秘感，在荒廢了的長洲方便醫院濟幽，就肯定是表表者，一看便叫人印象難忘。那夜兩位喃嘸師傅坐在山邊一角，露天為昔日在醫院往生的幽靈誦經說法，地上擺下幽席，席間幽燈或明或暗，絲絲焚寶燒香在空中飄渺，如此氣氛，法會雖謂只短短兩小時，卻已經足夠牽動人心，勾起諸般憐憫之情！

作者介紹



周樹佳，曾當編劇記者，如今是香港史地掌故研究者、民俗文化課程導師。著有《香港名穴掌故鈞沉》、《李我講古》系列、《香港民間風土記憶》系列、《香港諸神》、《鬼月·鈞沉》等二十餘書。